

对谈录

春节档、五一档连续发生电影撤档，「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正常吗？专家指出

与其忙于撤档，不如精细化发行

对谈嘉宾 支菲娜(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邢晓芳(本报记者) 臧韵杰(本报实习生)

从五一档宣布撤档不到一周，电影《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前天宣布网播上线，令业界一片哗然。该片由丁晟执导，杨幂、于谦、田雨、余皑磊、李九霄领衔主演，此前于5月1日全国院线上映，5月6日正式撤档，五一档上映五天累计票房约5400万元。

“映后撤档”过去时有发生，但今年尤其多。今年春节档，原本有8部电影在大年初一上映，但途中4部影片先后撤档；而五一档原定上映的11部电影到了收官日已累计有4部撤档。这罕见的“撤档潮”被网友调侃为中国电影迎来“撤档元年”。

“打不过就跑，属于正常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支菲娜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撤档现象不可怕，关键在于各界需要形成一个共识——管理部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经营主体也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支菲娜认为，提高品质、找准定位、做好精细化发行，才是推动中国电影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问：2024年的春节档有4部影片撤档，行业内外都广泛地关注到了这个现象。五一档《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撤档后转网播，再度引发热议。其实，“映后撤档”并非新现象，只是今年特别多。那么，票房不佳是撤档的“正当理由”吗？

答：撤档，具体来说分好几种情况。有一些影片的撤档是不可抗力，比如此前的疫情或一些技术原因等。再有就是档期的确选择错了，比如像春节档的《我们一起摇太阳》，它就是电影质量没问题但档期选择有问题，再次上映后，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票房，口碑评分都不错。第三种就是影片的质量本身有问题，上映后发现“打不过就跑”，但其实它换个档期都没有用。

无论是哪种情况，出现“映后撤档”肯定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毕竟临时撤档，对于片方、影院、观众多个维度，都造成了损失。

对于影院来讲，因为做好排片的电影肯定会有前期营销铺垫，临时撤档的话，不仅损失了前期营销投入，也挤占了影院其他电影的排片空间，后续还要做大量补救工作。对于观众来讲，也是有一定冲击的，可能有一些潜在观众，如果没有撤档是准备去看的，虽然也许人数不多，由于撤档彻底打消了去影院观影的念头，这部分观众的观影热情被消磨了。

但是，我认为一个正常的市场是允许经营主体作出各种选择的。片方出于止损需求撤档，打乱了正常的排片计划，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说要把它封杀掉，而是要尽量引导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正常的市场无需过多干预，而是由市场自己调节。毕竟撤档后受损最大的肯定是片方，片方的信誉受损，影片的口碑受损，创作者的美誉度受损，这几乎是“满盘皆输”的选择。

问：如果说撤档很可能是一个“满盘皆输”的选择，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档期？你心目中理想的电影档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答：最理想的电影档期应该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想来我敢来，我想走我敢走，而不是我想来不让我来了，我想来不让我走。这种自由度应该是要给到经营主体的。至于今后的市场会不会更多地出现撤档，我觉得品质有保证的话，影片大概率没有必要撤档。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21年春节档的《人潮汹涌》，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之下，它的排片很少，但是由于品质过硬，片方和宣传发行非常费力地去营销，使得这部影片的口碑逐渐扩大，最后获得了很不错的票房，也获得了好的口碑。

有一些影片自己本身的品质是有一些问题的，如果这个时候还在市场上接着打下去很可能会获得更惨烈的结局，口碑会更差，那么不如暂时退出，然后采取更好的一个精准营销的方式重新回到市场，获得该有的观众。

当一部影片撤档以后，重新选择档期的时候肯定会更谨慎，希望获得更好的票房回报。而对于同一档期的影片来说，它们也会做出一些相应的应对措施。进入一个档期的主要因素一个是拼(电影)质量，一个是拼钱(投资)多，一个是拼运气好不好，甚至下一个档期没有更好的更适合的影片，这部影片也可以脱颖而出。而有一些影片几大因素都“先天不足”，那么无论在哪个档期都很难获得一个相对好的回报。

问：所以，撤档并不会太会扰乱整个电影市场秩序？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电影撤档的现象，有什么建议吗？

答：近些年，我国每年有五六百部电影上映，其中极少数几部电影的撤档不太会对整体的行业产生大震动。“撤档元年”或者说是“撤档潮”这种现象，有些夸张了，并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流。

一部影片的撤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片方对于影片的定位是不准确的，它是否该放在这样的档期，是否该放在一个全线上映的定位，是否应该做精准营销，这些因素都需要片方在投放市场之前做充分的考量。

必须看到，现在的电影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们的电影市场已经走过了相对匮乏、比较容易获得观众认可的年代。首先中国电影市场已有八万多块银幕。其次，现在的观众对于影片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看得太多了，所以他们对影片的质量有非常高的要求。再次，如果观众进到影院以后发现营销的点和内容不一致，货不对板，那么前期的过度营销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首先还是要回到影片本身的质量和片方对这部影片是否有精准的定位上来，不能盲目地去把一部品质不够好的影片推到一个不合适的档期。

要避免出现更多的撤档现象，我认为电影市场必须走向精细化发行。首先在营销方面不要盲目地集中于热门档期，一定是根据影片的质量和口味，定位到更合适的时间，更合适的人群。其次，通过多场次的点映，扩映来细化营销点，使得影片更精细化地到达观众。

为什么要提周末档，要提分线发行，这些都是当中国电影走到了一个相对过剩的时代，电影人需要考虑的问题。针对现在的消费理念、消费状态，要怎样把我们的文化消费的品质提升上来，是需要做精耕细作的工作。

问：近年来不少影院想方设法深耕市场，精准定位不同人群、不同需求，开展“花式”营销。比如跨年夜的“一吻定情”午夜场，为浪漫爱情电影定制的“下雪场”，精准定位赢得了不少观众。精细化发行，应该是更宏观的概念？

答：是的。现在很多影院都有意识地开展精准营销的工作，比如说很受青年情侣欢迎的“下雪场”，这些做法更好地使得观众和影片互相找到，使得影片的票房有效地释放，使得电影行业的市场做得更稳健更健康。

精准营销和精细化发行确实是两件事。精准营销就是让营销的受众更好地知道影片的信息，而精细化发行，是更为宏观的概念，包括分线发行，也有分众发行或者分票价发行、分区域发行，还有分类型以及根据影片的类型进行一些精准定位的发行。

精细化发行会使得影片的片方降本增效，可以使影院更好地利用自己的银幕去吸引更多更多的观众，也可以使得影片和观众更好地互相找到。比如说部分红色题材的专属时间档期；比如说一些粉丝向电影，以粉丝圈层营销为主，不适合大范围地去放映。比如今年五一档撤档的《小倩》，它在前期定档之后做了一些口碑的测试，后来发现可能不如预期就果断地撤档，使得大家对这部影片还是充满期待，这就是一个很有效、很明智的撤档。

说到底，撤档本身并不可怕。少些浮躁与戾气，用心提升电影的内在品质，精准定位、精细发行，尊重观众，尊重市场规律，就会获得更好的市场回报。

《歌手2024》以直播形式回归，连续多日撬动华语流行乐坛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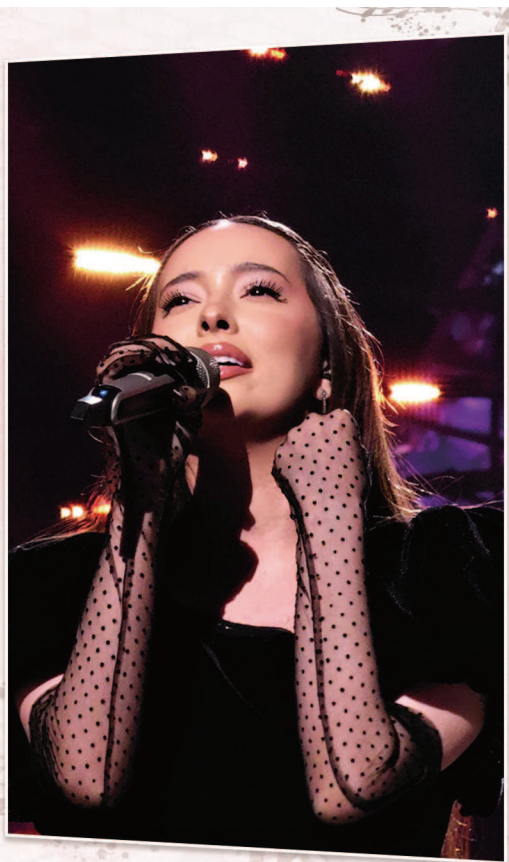
音综“深水炸弹”，炸出了什么



香缇·莫



那英



凡希亚

制图：张继

■本报记者 王彦

华语流行乐坛许久没这么热闹了，或更准确地说，许久没“炸锅”了。

时隔四年，《歌手2024》以直播形式重启。开播前，首发阵容与网友期待的颇多出入，大众观望态度大于期待情绪。可仅第一期播后，节目不但得到了乐评人点赞，还在一夜间收获全网热议与共创，收视数据领跑一众音综。中国视听大数据cvtv显示，首期《歌手2024》湖南卫视收视率0.44%，份额1.84%，以领先次席40%的优势排名省级卫视第一；上线不到24小时，节目累计播放量已破亿。更不用说，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随处可见“歌手”引发的网络狂欢。

从不被看好到全网热点，一场歌手竞演连续多日撬动华语流行乐坛话题。一时间，《歌手2024》全开麦、不修音、one take(一遍过)直播的模式革新，像一枚“深水炸弹”，炸出了大众对何为歌手本真的讨论关注；也有人将它比作一条“鲶鱼”，有望通过音乐世界的交流互鉴，重新激活华语流行乐坛一池春水。

久违的直播祛魅，或是对“艺能滤镜”的一次纠偏

《歌手2024》直播的第一个高位热搜是与那英相关的。开播前，网友们按经验主义认定，这一季“歌王”非她莫属。可谁能想到，首轮第一次竞演，唱完个人代表作《默》的那英是扶墙下场的，“太紧张了！我腿都要飞了”。这并非综艺效果的客套措辞，演唱前半程略显保守的发声，都将歌手的真实心境和盘托出，尤其，在不加修饰的直播镜头前。

直播犯怵，有网友理解那英，以内地流行乐坛老牌唱将的身份登场，唱好了应当应分，可人声肉嗓稍有不慎，在熟悉的观众面前瑕疵亦可能成翻车。导演组在开播前的一次回应，也从侧面佐证“直播是歌手的一道关”。据监制洪啸透露，不少歌手因直播事宜婉拒节目邀约，导致要同时满足实力、胆量、档期的可选歌手寥寥无几。

真唱不修音、全程直播、没有重来，这要求苛刻吗？横向往，同场竞技的《歌手2024》，首位登场的摩洛哥裔00后歌手Faouzia(凡希亚)一开嗓便展示了强大的声音机能；刚落地中国不满24小时就上阵的57岁美国歌手Chante Moore(香缇·莫)更游刃有余地横跨四个八度。再往纵向追溯，单论电视音综，不修音或者现场直出的做法，《歌手2024》并非开创性的。在许多人记忆犹新的本世纪初，曾经的“超女”“快男”“加油好男儿”等音乐选秀类节目，都有过类似基因。

事情何时悄然转变了？恐怕还得从这些年“流量漩涡”的席卷谈起。在流量需要完美偶像的语境中，粉丝维护偶像的满分舞台，团队严防死守艺人的完美人设，投资方与平台则多为流量谋……多方合谋下，“完美偶像”的产品流水线日益成熟、壮大。一些艺人不再死磕个人艺能，一些制作方不再愿花费时间打磨细节。“流量温室”“艺能滤镜”比比皆是，不少歌手误把反复补录的录音棚出品当成“完美现场”，将后期修复的科技狠活错当

“炸裂唱功”。久而久之，全开麦、无修音等歌手本分，而今成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优秀品质。参演此次节目的歌手汪苏泷说得直接：“我们都需要对音综祛魅。”从这一层面讲，在拍戏靠配音、拍照靠精修、唱歌靠修音的“艺能滤镜”笼罩下，《歌手2024》的出现更像是一次纠偏，一次唤起艺人锤炼真本事、大众为真实喝彩的正本清源。

与其说降维打击，毋宁看成穿越“信息茧房”的审美锻造

毫无疑问，首期节目中，最为惊艳的舞台当属来自美国的爵士女歌手香缇·莫演唱的《If I Ain't Got You》。技术性的演唱方式、松弛自由的台风、广阔音域间收放自如的表演，令香缇·莫毫无悬念地收获总冠军，还获赞“降维打击”。

值得玩味的是，面对海外音乐人带来的感官冲击，有网友犀利直指华语乐坛遭遇信心危机，同一时间，云端观演的海外观众却对二手玫瑰表演的《耍猴儿》赞不绝口，为其中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而着迷。两相对照，有不少网友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与其说海外歌手降维打击，毋宁看成，这是在流媒体平台成为音乐主要载体的当下，《歌手2024》带着更包容的音乐态度，与观众共同拓展音综的外延，穿越各自的信息茧房去锻造新的音乐审美。事实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现实和虚拟世界的圈层文化。也正因为圈层的壁垒与渠道的分散，导致

唱前半程略显保守的发声，都将歌手的真实心境和盘托出，尤其，在不加修饰的直播镜头前。

直播犯怵，有网友理解那英，以内地流行乐坛老牌唱将的身份登场，唱好了应当应分，可人声肉嗓稍有不慎，在熟悉的观众面前瑕疵亦可能成翻车。导演组在开播前的一次回应，也从侧面佐证“直播是歌手的一道关”。据监制洪啸透露，不少歌手因直播事宜婉拒节目邀约，导致要同时满足实力、胆量、档期的可选歌手寥寥无几。

真唱不修音、全程直播、没有重来，这要求苛刻吗？横向往，同场竞技的《歌手2024》，首位登场的摩洛哥裔00后歌手Faouzia(凡希亚)一开嗓便展示了强大的声音机能；刚落地中国不满24小时就上阵的57岁美国歌手Chante Moore(香缇·莫)更游刃有余地横跨四个八度。再往纵向追溯，单论电视音综，不修音或者现场直出的做法，《歌手2024》并非开创性的。在许多人记忆犹新的本世纪初，曾经的“超女”“快男”“加油好男儿”等音乐选秀类节目，都有过类似基因。

事情何时悄然转变了？恐怕还得从这些年“流量漩涡”的席卷谈起。在流量需要完美偶像的语境中，粉丝维护偶像的满分舞台，团队严防死守艺人的完美人设，投资方与平台则多为流量谋……多方合谋下，“完美偶像”的产品流水线日益成熟、壮大。一些艺人不再死磕个人艺能，一些制作方不再愿花费时间打磨细节。“流量温室”“艺能滤镜”比比皆是，不少歌手误把反复补录的录音棚出品当成“完美现场”，将后期修复的科技狠活错当

万玛才旦遗作小说集《松木的清香》出版

他对故乡的深情，犹如松木历久弥香

■本报记者 王雪瑛

他从脚下的土地出发，从日常的藏地故事写起，让我们听见嘛呢石静静地敲，他的小说透着一种地老天荒的淡然与自然，万玛才旦的最新小说集《松木的清香》从传统文化和藏族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体现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和文化传承的能力。

作家龙仁青认为，万玛才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提取素材、借鉴语言这么简单，更大的意义在于奠基了万玛才旦文学艺术诉求的文化基因，也塑造了他的人格品质。在著名导演谢飞看来，先写小说后才当导演的万玛才旦是真正的作家导演。

他从听着《格萨尔王传》中代代相传的传奇故事成长，到在西北民族大学研学文学、历史、语言、宗教、民俗等，他从翻译民间传说《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到1991年开始发表小说，万玛才旦已出版《诱惑》《城市生活》《嘛呢石，静静地敲》《乌金的牙齿》《故事只讲了一半》等多部小说集。藏地深厚的民族文化深深浸润了万玛才旦的创作。近日中信出版·大方推出万玛才旦小说集《松木的清香》和文学翻译作品《如意故事集：代代相传的藏地民间故事》，纪念作家和导演万玛才旦辞世一周年。

《松木的清香》是万玛才旦遗作小说集，篇目由万玛才旦之子、青年导演久美成列编选确定，以久美成列写给父亲的信《再见，阿爸》为序言，收录和整理了万玛才旦在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的12篇代表作，有生前尚未出版的小说遗作《松木的清香》、小说处女作《人与狗》、小说成名作《流浪歌手的梦》、电影《寻找智美更登》的同名小说，还有《我是一只神羊》《寻访阿卡图巴》等小说作品。久美成列在万玛才旦文集发布会上表示：“我觉得父亲生来就是一个应该写小说的人。父亲深受藏语言文学源流不断的滋养，最主要的是一种想象力，影响着父亲描绘出文学的世界；还有《如意故事集》《格萨尔王传》都是在传递真、善、美的精神，在父亲的作品中很明显地感受到一种流淌的、坚定的、对美与爱的追求，这些对于我父亲的电影和文学创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坐飞机而被寄予众望的外来种羊。一生寻找梦中姑娘的流浪歌手，全身透明的雪山精灵，仰望星空的少年情事，辗转追寻的公路电影……万玛才旦的小说基本构架是由人物对话构成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交谈与诉说，成为他的小说鲜明的艺术特征。他的十二部小说犹如十二幕人间戏剧、十二次命运演绎，从藏地风霜到雪山生息，从文字书写到影像画面，万玛才旦带着心中的笔和镜头在行走中，锲而不舍地记录。

在《寻找智美更登》中万玛才旦告诉读者：“故事等上路了再讲，我们的路途遥远。”他的小说有着苍凉中的温馨、清苦中的回甘、吟咏故土的风物与慈悲，洗涤着沿途泛起的尘埃。万玛才旦重构了宽广高远的精神故土，融在他的文字里的混沌与灵性，有着软化和松动坚硬现实的力量，展示了他对生命的理解和对故乡的深情。

民间故事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万玛才旦通过将悠长的藏地民间故事重新翻译、编选，让传统文化的精神与当代读者对话。《如意故事集》是万玛才旦翻译的藏族民间故事集，评论家李敬泽分析了《如意故事集》和万玛才旦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犹如卡尔维诺与《意大利童话》的关系。《如意故事集》有着一种民间的传统和智慧，一切就如同风吹过土地，风吹过树叶那样自然。“万玛才旦是淡然和自然地来处理人类生活中的那些大的、小的、微妙和直接的事物。

“炸裂唱功”。久而久之，全开麦、无修音等歌手本分，而今成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优秀品质。

参演此次节目的歌手汪苏泷说得直接：“我们都需要对音综祛魅。”从这一层面讲，在拍戏靠配音、拍照靠精修、唱歌靠修音的“艺能滤镜”笼罩下，《歌手2024》的出现更像是一次纠偏，一次唤起艺人锤炼真本事、大众为真实喝彩的正本清源。

与其说降维打击，毋宁看成穿越“信息茧房”的审美锻造

毫无疑问，首期节目中，最为惊艳的舞台当属来自美国的爵士女歌手香缇·莫演唱的《If I Ain't Got You》。技术性的演唱方式、松弛自由的台风、广阔音域间收放自如的表演，令香缇·莫毫无悬念地收获总冠军，还获赞“降维打击”。

值得玩味的是，面对海外音乐人带来的感官冲击，有网友犀利直指华语乐坛遭遇信心危机，同一时间，云端观演的海外观众却对二手玫瑰表演的《耍猴儿》赞不绝口，为其中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而着迷。两相对照，有不少网友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与其说海外歌手降维打击，毋宁看成，这是在流媒体平台成为音乐主要载体的当下，《歌手2024》带着更包容的音乐态度，与观众共同拓展音综的外延，穿越各自的信息茧房去锻造新的音乐审美。事实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现实和虚拟世界的圈层文化。也正因为圈层的壁垒与渠道的分散，导致

近十年来，特定圈内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偶像”常有，国民级艺人、巨星却越来越少。

《歌手2024》睽违四年重启，节目监制洪啸这样解释对邀请歌手的考量——他们分别代表不同喜爱音乐的人群圈层，“有喜欢流行音乐的，有喜欢摇滚音乐的，有喜欢欧美音乐的……现在是一个圈层时代，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的喜好，我们要顺应这样的变化，节目组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歌手中的佼佼者”。

以首发阵容为例，香缇·莫演绎的是节奏布鲁斯名曲；凡希亚身上融合了世界音乐和西方新世代多元审美的生命力表达；那英的《默》是观众熟悉的成名作，也是重新编曲后的新作，钢琴的至简伴奏与主副歌间巨大的悖反，更凸显人声起伏与歌词意境里岁月年轮的举重若轻；汪苏泷作为手握可观音源的唱作人，此次新歌《想到我们》首秀，编曲上打破传统的节奏行进方式，透着华语乐坛中生代创作者的野心；二手玫瑰乐队一如既往，从来都是民族传统与摇滚混搭的先锋实验者；杨丞琳演艺多栖，《带我走》一张口就是人人回味的青春时光；海来阿木唱着《你的万水千山》而来，就像他曾走上春晚舞台那样，彝族小伙子何尝不是亿万普通人情感炽热、梦想达成的缩影。

对于音综，尤其是“歌手”这个内娱旗舰型音综，我们期待《歌手2024》接下来的11场直播，能继续用久违了但其实是本分的诚意，重建大众对华语好音乐的信心。让节目的注意力奇观变现为行业、产业的动力。

近十年来，特定圈内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偶像”常有，国民级艺人、巨星却越来越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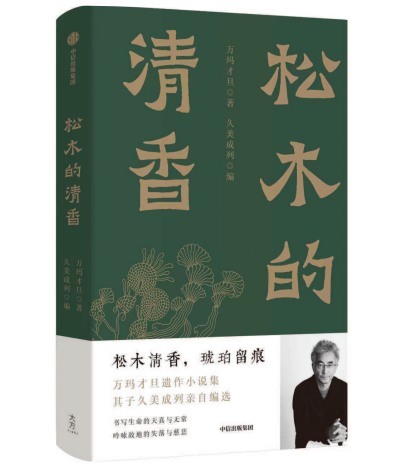
《歌手2024》睽违四年重启，节目监制洪啸这样解释对邀请歌手的考量——他们分别代表不同喜爱音乐的人群圈层，“有喜欢流行音乐的，有喜欢摇滚音乐的，有喜欢欧美音乐的……现在是一个圈层时代，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的喜好，我们要顺应这样的变化，节目组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歌手中的佼佼者”。

以首发阵容为例，香缇·莫演绎的是节奏布鲁斯名曲；凡希亚身上融合了世界音乐和西方新世代多元审美的生命力表达；那英的《默》是观众熟悉的成名作，也是重新编曲后的新作，钢琴的至简伴奏与主副歌间巨大的悖反，更凸显人声起伏与歌词意境里岁月年轮的举重若轻；汪苏泷作为手握可观音源的唱作人，此次新歌《想到我们》首秀，编曲上打破传统的节奏行进方式，透着华语乐坛中生代创作者的野心；二手玫瑰乐队一如既往，从来都是民族传统与摇滚混搭的先锋实验者；杨丞琳演艺多栖，《带我走》一张口就是人人回味的青春时光；海来阿木唱着《你的万水千山》而来，就像他曾走上春晚舞台那样，彝族小伙子何尝不是亿万普通人情感炽热、梦想达成的缩影。

对于音综，尤其是“歌手”这个内娱旗舰型音综，我们期待《歌手2024》接下来的11场直播，能继续用久违了但其实是本分的诚意，重建大众对华语好音乐的信心。让节目的注意力奇观变现为行业、产业的动力。

他的力量常常在于庄子的说法，在庄子的“齐物论”中大和小是一样的，所以他的这种眼光和语调是非常特殊的。万玛才旦本身对这个界限并不在意，但就是这种不在意而赋予了它一种很强大的艺术效果。对万玛才旦来说，“齐物而视之”，这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而是一个天性的选择，后来他又不断锤炼这种天性，使这种天性变得非常饱满和成熟。”

文学创作继承传统的文学血脉，又有着紧密联系当下的艺术创新，作者在前行的路上，不断重新寻找，不断开拓。作家次仁罗布认为，万玛才旦的作品呈现藏族百姓的生活状况，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表现他们内心和思想的变化，这是难能可贵的。



文学创作继承传统的文学血脉，又有着紧密联系当下的艺术创新，作者在前行的路上，不断重新寻找，不断开拓。作家次仁罗布认为，万玛才旦的作品呈现藏族百姓的生活状况，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表现他们内心和思想的变化，这是难能可贵的。